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发展现状及其政治意识*

杨 阳

摘 要: 以色列建国 61 年来, 尽管其阿拉伯公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已有了很大改善,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以色列社会。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双重特性, 决定了其对阿拉伯公民实行的是一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则是剥夺与压迫、歧视、隔离和分化的政策。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民族政治意识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已克服了最初的混乱和迷惘, 将争取自己在以色列国内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 并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愿景, 对以色列的立国理念——锡安主义形成了挑战。正视阿拉伯公民的合理要求并将其纳入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范畴之内, 不仅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而且对未来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及其巴以关系的走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 阿犹关系; 政治意识; 阿以关系

作者简介: 杨阳, 硕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9)06-0058-07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受教育部亚非语言特色专业资助(TS2196)。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的《独立宣言》明确宣布了其犹太国家的特性, 以色列国家的象征, 如国旗、国歌、国徽等, 无不体现着这个国家的犹太民族性。然而, 除了主体的犹太民族之外, 还有占其人口 20% 的阿拉伯公民也生活在这个犹太国家。由于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侵占巴勒斯坦领土, 阻挠巴勒斯坦的建国进程, 致使巴以冲突迟迟未能得到解决, 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也因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统计数字, 2009年以色列建国 61 周年之际, 以色列的人口已达 741.1 万, 其中犹太人口为 559.3 万, 占 75.5%, 阿拉伯人 149.8 万, 占 20.2%, 另有 4.3% 为其他少数民族。^[1] 在阿拉伯人口中, 穆斯林占 83.2%, 基督教徒占 8.4%, 8.3% 为德鲁兹人。^[2]

据估计, 在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 有 95 万阿拉伯人生活在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领土范围内, 超过 80% 的阿拉伯人在战争中逃离或被驱逐出了以色列, 沦为难民。而大约有 15.6 万阿拉伯人则留在了以色列境内, 成为以色列公民, 占当时以色列人口的 20%。^[3] 由于阿拉伯人的出生率较高, 加上有一些阿拉伯人通过各种渠道又陆续返回以色列,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并吞的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上的部分阿拉伯人口也获得了以色列公民权, 所以尽管犹太人口由于几次移民浪潮而激增, 但目前阿拉伯人口的比例依然保持在建国时的水平。

以色列建国 61 年来, 尽管其阿拉伯公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以色列社会, 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分裂使其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地位。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特性, 决定了其对阿拉伯公民实行的是一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则是剥夺与压迫、歧视、隔离和分化的政策。^{[4]33}阿拉伯公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与以色列主体民族犹太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与鸿沟。

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不满于这种二等公民的地位, 其民族政治意识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已克服了最初的混乱和迷惘, 将争取自己在以色列国内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 并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愿景, 对以色列的立国理念——锡安主义形成了挑战, 正视阿拉伯公民的合理要求并将其纳入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范畴之内, 不仅关系着以色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而且对未来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及其巴以关系的走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发展现状

以色列在《独立宣言》中宣称, “以色列国……将尽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于所有的居民; 将以以色列先知所梦想的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原则为基础; 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充分享受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 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5]

客观地讲,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相比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及周边邻国的阿拉伯人, 其社会生活环境相对较为安定, 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也比较高。以籍阿拉伯公民受教育程度也较高, 阿拉伯儿童享有与犹太儿童同等的义务教育权, 2007 年, 以色列阿拉伯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 11.1 年, 32% 的高中毕业生能够达到大学入学的标准。^[6]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人均寿命也要超过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2007 年, 以籍阿拉伯男性的预期寿命为 75.3 岁, 女性达到 78.8 岁。^[2]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一样, 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 以色列电台、电视台都有专门的阿拉伯语节目, 阿语报刊和杂志超过 60 家, 政府官方网站都设有阿语版, 2001 年 11 月, 以色列最高法院通过法令, 要求更广泛地使用阿拉伯语, 政府的所有文告都要译成阿拉伯语, 所有的道路标志, 食品、药品和危险品的标签及使用说明必须有阿拉伯语, 2008 年, 议会批准设立了以色列阿拉伯语言学会, 规范阿拉伯语的使用, 保护阿拉伯语在以色列的地位。在政治上,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有选举与被选举权, 以色列每一届议会都有阿拉伯议员。1999 年, 以色列有了第一位阿拉伯女议员, 在 2009 年选出的新一届议会 120 名议员中, 有 12 名阿拉伯议员, 大多代表阿拉伯政党当选。以色列最高法院中也有一位阿拉伯裔法官, 2007 年, 一名以色列工党成员哈勒布·马贾德莱 (Raleb Majadele) 成为以色列第一位阿拉伯裔内阁部长, 担任科学、文化和体育部部长。^{[7]71}2006 年, 以色列公务员队伍中有 5.9% 的阿拉伯人^{[8]12}, 2008 年, 以色列国营企业董事会中有 10% 的成员是阿拉伯人。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自建国以来尤其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不断改善, 表面上, 阿拉伯公民有与犹太人平等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地位, 以色列官方甚至宣称其阿拉伯公民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富裕和享受民主权利最多的阿拉伯人。^{[9]40}然而实际上, 以色列实行的是一种确保犹太人居于统治地位并使阿拉伯公民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政策。

以色列对其阿拉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压迫、歧视、隔离和分化的政策, 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内部殖民主义”和分而治之的政策。^{[10]139-161}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成为了犹太人内部殖民的对象, 今天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中, 大约有 27.4 万也就是将近四分之一的阿拉伯人失去了原先的家园, 其村庄与房屋被战争摧毁或占用, 土地也

被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征收，他们成为以色列境内的内部难民。尽管拥有以色列的公民权，但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其旅行自由受到限制，宵禁、拘留和驱逐更是家常便饭。以色列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将大量原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强行没收，如1950年的《不在者地产法》允许政府控制那些其主人已移居他国的土地，1953年的《土地获取法》则授权财政部把没收的土地转给国家所有，其他还包括利用紧急法案将阿拉伯人的土地划为封闭的军事区等。除了通过法令强行剥夺阿拉伯人的土地之外，为了兴建新的犹太移民定居点，以色列政府使尽各种手段，例如没收阿拉伯人的居住证、强征土地等，夺取了阿拉伯人的大量耕地和牧场。据不完全估算，以色列政府以种种借口夺走了以色列阿拉伯人65~75%的土地。对阿拉伯人土地的剥夺加剧了阿拉伯人的贫困落后和边缘化状态，使其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犹太人。

以色列政府奉行发展犹太人经济为主的方针，在市政预算、市政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阿、犹城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以色列一般部门只把不到7%的预算拨付给阿拉伯人，政府对阿拉伯人聚居地区工业化发展的投入屈指可数。

以色列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是与许多社会福利相联系的，而除了德鲁兹人外，多数阿拉伯公民都不能当兵，因而也就被剥夺了阿拉伯公民与兵役制相关的住房贷款、奖学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

近年来，以色列政府为了安抚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宣布了一些措施以加快其经济发展的步伐，缩小阿犹差距。2006年，政府宣布将所有的阿拉伯社区都列为A类发展地区，使之能够得到税收优惠，以鼓励对阿拉伯人聚居区的投资。同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以色列政府计划设立规模达1.6亿谢克尔（约合3800万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在未来十年内帮助阿拉伯企业的发展，每家阿拉伯企业可从这一基金中最多获得400万谢克尔（约合95.2万美元）的资助。2008年2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建设一座新的阿拉伯城市，这是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第一次^[11]。以色列宣布的这些发展措施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迟迟难以落实，或是在执行时大打折扣，一次次令阿拉伯民众陷入失望。如2000年，政府批准了一项推动阿拉伯地区工业发展的总额为40亿谢克尔的四年计划，但当四年后该计划期满时，实际到位资金仅为27亿谢克尔，而其中投入工业园区建设的经费只有其预算应投入的三分之一，而投入手工业和服务园区的经费则只及预算的五分之一。2006年政府又公布了第二个四年计划，但据一些公民社会团体的估计，迄今为止，每年的计划执行情况至少被打了四分之一的折扣^{[8]12}。2004年，以色列政府决定，要在5年内（2009年）使公务员中阿拉伯人的比例达到10%，尽管这与阿拉伯人口所占比例仍有很大差距，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也令人怀疑。

在教育领域，中小学教育分为阿拉伯语学校和希伯来语学校两套体系，但到了大学阶段，则只有希伯来语和英语教学体系，使阿拉伯学生处于弱势。据阿拉伯教育后续委员会的统计，国家每年花在每个阿拉伯学生上的开支仅为192美元，远不及犹太学生的1100美元，阿拉伯学生12%的失学率也要比犹太学生高一倍，阿拉伯学校至少还有5000间教室的缺口。

以色列历届政府对其境内的阿拉伯公民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化阿拉伯民族。以色列不承认阿拉伯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隔绝其与其他阿拉伯人的联系，并刻意强调、鼓励其宗教和教派方面的差异，将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德鲁兹人、贝都因人和阿拉伯公民的主体穆斯林加以区分，采取不同的政策，如允许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服兵役，在经济发展上对德鲁兹人给予优待等。分治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对阿拉伯人的管理，故意制造其隔阂，有利于镇压其可能的反抗。

60多年来，以色列《独立宣言》中所宣称的平等对其阿拉伯公民来说成了一纸空文。阿拉伯人的发展现状与犹太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7年，以色列53%的贫困家庭是阿拉伯人，60%的阿拉伯儿童处于贫困状态，在40个失业率最高的以色列城镇中，阿拉伯城镇占了36个。2003年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字显示，阿拉伯工人的工资要比犹太工人低将近30%。^{[12]17}以色列促进公民平等协会（也

称Sikkuy, 希伯来语意为“机会”)2008年发表的2007年度以色列犹太和阿拉伯公民平等指数报告,从健康、住房、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5个领域给出了阿犹两族的平等指数,所有领域的指数均表明了阿拉伯公民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而且其不平等程度除教育以外比上一年度都有所加强。^[6]

二、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民族政治意识的发展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民族政治意识自建国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 迷惘时期(1948~1967年)

以色列的建国使原本居于当地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一下子成为了以色列的少数族裔,从1948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民族政治意识处于困惑和迷惘之中。这段时期,阿拉伯人长期处于军事管制的高压统治下,饱受歧视和限制,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处于隔绝状态,他们对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基本上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并未发出强烈的要求改变现状实现阿犹平等的政治诉求。“我的国家正与我的民族交战”这句口号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公民对于自身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迷惘。

以色列在《独立宣言》中有意回避将阿拉伯居民称作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而只强调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民族特性,为其执行一系列歧视政策埋下了伏笔。

在当时的条件下,阿拉伯公民寻求民族身份的斗争只能是一种奢望,只能使其处境更为艰险并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与阿拉伯世界在物质和文化上的完全隔绝使其被阿拉伯世界的同胞视为以色列人,进一步模糊了其民族身份。^{[13]80}

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没有一个在政治上能够完全代表自身的政党或组织。当时的阿拉伯人在政治上主要倾向于两个政治团体,一是以以色列共产党(希伯来语简称为马基)为主的较为激进的力量;另一个“温和阵营”则包括执政的工党(马帕伊)、统一工人党(马帕姆),工党利用执政党的有利地位,在每次选举中提出阿拉伯名单,以提高阿拉伯聚居区的教育和卫生医疗条件,斡旋军管当局和阿拉伯居民之间的关系等作为拉拢的手段,吸引阿拉伯选民。这期间进行的6次议会选举中,阿拉伯人的投票率都高达80%以上,这并不表明阿拉伯公民参政意识的高涨,而是反映了以色列当局通过军管,企图牢牢控制阿拉伯人。阿拉伯公民在选举中的政治诉求是实用性的,主要关注与阿拉伯聚居区日常需要相关的社会经济事务,通过对执政党的支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六十年代初期,埃及总统纳赛尔上台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也鼓舞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第一次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阿拉伯人建立的“国土党”在其纲领中要求全面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经过一番斗争,该党最终依然被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参加大选。^{[14]6}

2. 巴勒斯坦化时期(1967~1993年)

1967年的中东战争是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使阿拉伯公民重新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军事管制的解除使阿拉伯人在理论上获得了与犹太公民同等的权利。

这一阶段是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阿拉伯公民的政治自信心也大为加强,积极投入到争取平等权利和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中。这一阶段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身份认同同巴勒斯坦因素处于不断加强的过程中,巴解组织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巴解被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被联合国吸收为观察员,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

争及其后的石油危机，1987年在被占领土上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等事件都增强了以阿拉伯公民民族意识中的巴勒斯坦化倾向。其巴勒斯坦认同主导着阿拉伯公民的认知，其民族情感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七十年代起，在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使阿拉伯公民的生活水准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其期望值，当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阿拉伯公民将自己的生活状况与犹太人相比较时，发现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切促使阿拉伯公民改变了长期以来政治上处于被动的状态，转而采取一种积极姿态，公开表达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与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同时主张解决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问题。

这一阶段相继建立了一系列阿拉伯人的政治组织和政党。如从以色列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拉赫党（Rakah）对以色列犹太国家的性质提出质疑。1974年成立的阿拉伯地方乡镇长委员会和1982年成立的阿拉伯事务后续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和罢工运动，争取平等的公民地位，维护阿拉伯人的正当权益。1976年3月30日，阿拉伯地方乡镇长委员会组织的抗议政府没收土地的游行是阿拉伯人与政府的首次公开对抗，标志着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觉醒，为了纪念在冲突中丧生的6名阿拉伯示威者，每年这一天成了阿拉伯公民的“土地日”。在议会选举中，阿拉伯人的选票也不再仅仅追随犹太人的政党，而将更多选票投向代表自己利益的阿拉伯政党如哈达什（Hadash）和进步阵线党等。

3. 本土化时期（1993年至今）

1993年启动的中东和平进程对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民族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奥斯陆协议”并未涉及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这使阿拉伯公民产生了一种被排斥的感觉，而以色列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逐渐意识到，自己只能处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外围，未来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并不必然实现其自身的政治诉求，他们已经是以色列的公民，巴解组织代表的是被占领土和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在以色列国家范围内与犹太人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而不是从以色列分离出去。这一认知使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政治诉求发生了本土化的转化过程。

阿拉伯学者和政治家公开批评以色列作为犹太和民主国家双重特性中的内在矛盾与缺陷，表达自己在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国家犹太性的认同之间的矛盾，呼吁在以色列国家范围内实行自治或建立一个双民族国家。

2000年9月28日，沙龙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也迅速作出反应，10月初在以色列北部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导致12名阿拉伯公民被军警枪杀的惨剧。尽管这起事件反映了以籍阿拉伯人对其巴勒斯坦兄弟事业的认同和支持，但更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对其自身境遇的不满和对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公民歧视政策的抗议。事件后，以色列政府组成了由最高法院法官奥尔（Theodor Or）领导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奥尔委员会在2003年9月发表了调查报告，首次承认以色列政府长期对阿拉伯公民实行歧视政策，并提出发展阿拉伯人经济、改善阿拉伯人处境的建议。然而，这些建议大多被束之高阁，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2000年的“十月事件”后，以国内的阿犹关系一度恶化，双方相互攻击。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信任感降低，反而更加维护和强化国家的犹太性，通过了一系列削弱阿拉伯人权利的立法，如修订了《议会选举法》，规定禁止支持敌国斗争的政党参加选举；2003年通过的婚姻法案，禁止给予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配偶以公民权。

“十月事件”及其后果反映出了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政治意识中巴勒斯坦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对巴勒斯坦起义的支持行动削弱了其多年来和平斗争的成果，使自己的地位更为恶化，如何在自身和巴勒斯坦同胞之间明确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前途，在争取自身平等权利和支持巴勒斯坦

事业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对阿拉伯公民的民族政治意识提出了挑战。

阿拉伯公民对获取平等权利的失望情绪在不断加深，这反映在其投票率的持续下降上，阿拉伯公民的投票率从九十年代和平进程稳步推进时的77%下降到2009年的53.4%，而十月事件后于2001年进行的总理直选的投票率甚至只有18%，多数阿拉伯选民响应了抵制选举的呼吁。2006年大选前夕，新成立的“抵制选举人民委员会”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议会。

2006年至2007年间发表的四份有关以色列阿拉伯人公民和民族地位的纲领性文件是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民族政治意识发展中的又一个里程碑。这四份文件分别是：由38位以色列阿拉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共同起草并由以色列阿拉伯地方乡镇长委员会发布的“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未来愿景”；阿拉伯人权组织莫萨瓦中心发布的“全体公民的平等宪法”；阿拉伯少数民族法律中心阿达拉发布的“民主宪法”；海法阿拉伯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海法宣言”。这四份文件被总称为“未来愿景文件”。^{[15]12-20}

这四份文件对阿拉伯公民与以色列国家的关系、法律地位、土地和住房计划、经济、社会、文化和机制建设等各方面对未来阿拉伯公民的地位提出了具体的政策目标和建议，要求以色列对阿拉伯公民所遭受的不公负起责任，承认阿拉伯人作为本土少数民族应享有的平等地位，取消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实现阿拉伯人的自治，使阿拉伯公民能够分享国家的政治权力。文件发表后，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多数阿拉伯政界人士认为，文件现实地反映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诉求和他们在以色列国家范畴内实现融合、平等与公正的愿望。也有阿拉伯人士对文件中一些较为激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而犹太人的反应则刚好相反，只有少数知识精英对阿拉伯人的要求表示同情，多数犹太人则反应强烈，认为文件表明了阿拉伯人的分离主义企图，一些报纸专栏作者甚至将其称为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国家的“宣战书”。但也有以色列学者认为，文件表明了以色列国内阿犹分化的严重程度，作为一个曾经遭受两千多年的歧视和迫害的民族，阿拉伯公民的遭遇对犹太人的道德底线提出了质疑，并将危及以色列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政府和犹太公众必须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以色列官方对阿拉伯公民的政策一直是建立在短期考虑的基础上，从未有过长远的战略考虑，以色列必须发展起一种建立在平等、共存、宽容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阿犹关系模式。

三、结语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在以色列的存在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阿拉伯民族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的政治诉求将更为积极与强烈，但时至今日，以色列仍未能够正视阿拉伯群体的处境，对其加以排斥和防范，使其难以融入到以色列社会。如果阿拉伯公民依然处于边缘化状态，其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2001年10月发生的事件将只是未来以色列阿犹冲突的一个序幕，同时也将对未来巴勒斯坦的建国进程及巴以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Latest Population Figures for Israel(2009)[EB/OL]. [2009-06-17].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Society_&_Culture/newpop.html.
- [2] Israeli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srael in Figures 2008[EB/OL]. [2009-08-15].
www.cbs.gov.il/publications/isr_in_n08e.pdf.
- [3] Arab Citizens of Israel[EB/OL]. [2009-10-0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ab_citizens_of_Israel.

- [4] 刘军. 以色列民族政策浅析[J]. 世界民族, 2007(1).
- [5] Declaration of Establishment of State of Israel[EB/OL]. [2009-07-29].
<http://www.mfa.gov.il/MFA/Peace+Process/Guide+to+the+Peace+Process/Declaration+of+Establishment+of+State+of+Israel.htm>.
- [6] Ali Haier. The Equality Index of Jewish and Arab Citizens in Israel (Sikkuy Report 2007) [EB/OL]. [2009-10-04].
www.sikkuy.org.il/english/papers/annual-2007.pdf.
- [7] 陈天社. 出境尴尬的以色列阿拉伯人[J]. 中国民族, 2008(5).
- [8] Noga Dagan-Buzaglo. Non-Discriminatory Hiring Practices in Israel towards Arab Citizens, Ethiopian Israelis and New Immigrants from Bukhara and The Caucasus[M]. Tel-Aviv: Adva Center. 2008.
- [9] 林松业. 寻求平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J]. 世界民族, 2004(5).
- [10] 李志芬. 以色列民族构建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09.
- [11] Yoav Stern. Majadele: New Arab city will bolster our sense of belonging Christine[N]. Haaretz, 2008-02-12.
- [12] Shimon Shamir. The Arabs in Israel – Two Years after the Or Commission Report[EB/OL].[2009.09.27].
<http://www.dayan.org/kapjac/files/shamirEng.pdf>
- [13] Adel Mana. Identity in Crisis: the Arabs in Israel and the Israeli-PLO Agreement[M].// Elie Rkhes. Arab Politics in Israel at a Crossroads: Paper and Panel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el Aviv University 30-31 October. Syracuse Univ Pr (Sd), 1997.
- [14] Elie Rkhes. The Evolvement of an Arab-Palestinian National Minority in Israel[J]. Israeli Studies, 12(3),2007.
- [15] Elie Rkhes. 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An Analysis of the ‘Future Vision’ Documents[R]. Washington: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Arab Civilians in Israel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YANG Yang

Abstract After the sixty-one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rab civilians in Israel still have not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Israeli society absolutely, though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living conditions have already been improved greatly.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Israel as democratic and Jewish country determined that the policy toward its Arab civilians is equality in surface and deprivation, depression, discrimination, segreg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fact.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Arab civilian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overcame the initial confusion and perplex, aimed at the equal status and rights in the framework of Israel, proposed the explicit future vision, and challenged the Zionism which was national ideology of Israel. Facing the reasonable requests of Arab civilians and including them in the framework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Israel,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Israel, but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utur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of Palestine and the tre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Key Words Arab Civilians in Israel; Arab-Jewish Relation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rab-Israeli Relations

(责任编辑: 钮松)